

诗抒胸臆

草亭杂咏

■王养浩

一
蝉鸣不知休，
飓风又临头。
水漫金山前日愁，
连夜去战斗。
千军万马值守，
百姓安危，心上驻留。

二
伏天尚未尽，
立秋已将临。
白日暑气夜里凉，
蟋蟀惊初鸣。
碧湖荷香漫沁，
梦里菊花，遍野笑迎。

三
鹊桥今宵不眠，喜相见。
牛郎织女携手，回人间。
山河变，百花鲜，笑开颜。
美煞蟾宫婵娟，情相牵。

伏暑

■冯如

炎城炎火盛，
万里片云纤。
柳搞思亲水，
蝉烦欲裂檐。
匆匆春未赏，
扰扰疾频添。
盛矣芊芊树，
空情织翠帘。

世相百态

提篮小卖

■华强文

京剧《红灯记》有一段李玉和的唱词：“提篮小卖，拾煤渣，担水劈柴也靠她”，讲女儿李铁梅里里外外一把手，除了承担家务，还要提篮小卖，补贴家用。

在我小时的记忆里，提篮小卖品种丰富，小吃放在竹篮子里，一只篮子只卖一种小吃，走街串巷，边走边叫卖。此外还有挑担子叫卖的，如豆腐脑、糖粥、馄饨等。

卖豆腐脑的人一般出现在清晨，前面的担子搁锅，锅里是热腾腾、白花花的豆腐脑，2分钱一碗，后面的担子上放一桶水供洗碗之用。卖馄饨的担子与前相似，一般出现在晚上。冬日的晚上看完戏出来，在路边花5分钱吃一碗热气腾腾的撒满青蒜的馄饨，别提多惬意。

那时候，小朋友手里有几分钱，可以选择买几种不同的小吃。我记得卖洋糖发糕的老人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准时发出苍凉的叫卖声，小朋友飞奔出去递给他一分钱，拿到一块发糕，凉凉的，甜甜的，十分爽口。夏天最受小朋友欢迎的是棒冰，卖棒冰的人背一只木箱，用木头敲箱子沿街叫卖。小孩子一般都买3分钱的香蕉橘子棒冰，快要化的棒冰只要2分钱。

热腾腾的烘山芋是大人小孩都爱的。烘山芋需要铁炉子，所以一般推车叫卖。其实不用听叫卖声，烘山芋香喷喷的味道早就飘出很远了。烘熟的山芋淌着黄澄澄的糖水，许多人买到刚出炉的烘山芋，烫得不停地左手换右手，不停吹气，情不自禁的时候咬上一口，露出满足的笑容，那是街边的一道风景线。



余霞散成绮 ■罗倩

岁月悠悠

半个世纪前的热浪

■任炽越文

早上刚起床，人就热烘烘的，似乎被闷在一个火炉里。

我匆匆吃了放在桌上的油条与一碗凉粥，蹬蹬地顺着木楼梯，下了楼。

母亲正在后弄堂的水斗前洗菜，方领衫的后背已湿了一片。

“起来啦？”见我下楼，母亲对我说，“快去前门口坐一歇。”转而又说，“帮我把毛豆剥一下。”

我顺手拿起放在厨房八仙桌上竹篓里的毛豆，穿过甬道，来到门口。

宅子面西，阳光已直射而至。人行道旁梧桐树宽大的树叶，遮住了炎热的阳光，在门前上街沿留下了斑驳的浓荫。

清晨原有的习习凉风，突然停止了，树上的绿叶，静静地呆在那儿，纹丝不动。阳光照在绿色叶片上，呈现出的翡翠色，看上去，似也透出一股热力。

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天。隔壁不知什么地方，传来电台播音员的高温报告：今天是197×年×月×日，最高温度，摄氏38度！

声音在闷热的空间回荡。我听了，不禁打了个寒噤。

想到再过几个小时，就要跨过黄浦江，到浦东塘桥那家小工厂，在摄氏1300多度的铁水前干活，我心里不免有些害怕。

这时，幽暗的甬道里飘出菜的香味，我闻出是红烧带鱼的味道。

每到高温季节，虽然中午只有我和母亲两人吃饭，母亲总会烧一两只荤菜，让我补充营养。我曾劝母亲夏天简单点，但母亲总说，这是烧的高温菜。

中午吃饭时，尽管菜肴美味，但我心里闷闷的，饭吃得少，菜吃得少。两碗白饭下去，只吃了两三块带鱼。

我瞧着墙上的电钟，估计时间差不多了，就离家去厂里了。

从家所在的小东门，到董家渡轮渡站，公交车只三站路，步行的话，就半个小时的路程。我往往是走着去的，似乎从家的氛围到工厂繁重的劳作中，需要一个过渡。在这半小时的行走中，我的心渐渐从软变硬了。而这硬，好像就成了我承受几个小时强劳力工作的基础。

在去工厂的路上，要经过的外马路，一边是黄浦江，一边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仓储建筑。沿江则是卸

装各式货物的码头，有水果、木材、建材等等各式杂物。

我在仓库高大的阴影下朝前走着，看着在烈日下挥汗劳作的码头工人，心里似乎有了同伴的力量。

摆渡过江，只走几分钟左右，就到了我工作的那家翻砂厂。厂虽小，一眼就能看到底，但却有悠久的历史，据说是上世纪上海桐油大王开的铸钢厂。

我走进用石棉瓦搭成顶棚的工厂，径直来到大炉组的中心，一间被称作“马达间”的地方。

这马达间就在我工作的冲天炉边上，是放置向化铁炉送风的鼓风机的地方，虽灰尘满室，四面透风，却是大炉组的唯一活动“领地”。大炉组男男女女都在里面更衣、休息，同时也是小组开会学习的场所。

我快速脱光外衣及内裤，浑身精光地换上又脏又硬的白帆布工作服，走出马达间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

在墙角边拿起一根长长的铁丝，爬上早班已经点燃的冲天炉，把上下左右的十几只风眼，用铁丝捅了一遍。

接着，我又走到炉后，往升降机的斗里倒了二畚箕焦炭，操作升降机沿着铁架缓缓上升，移动到冲天炉送料口，把焦炭倒入炉内，以维持炉内的火苗。

刚动了没几下，身上工作服的后背已经湿了，粘在我的背脊上，有些难受。我扯住工作服的下摆，抖了抖。

然后，我来到炉前，先检查了一下铲泥塞头的铲刀，戳出铁口的尖铁棒及堵出铁口的泥枪棒，把它们一一放在等会用时顺手的地方。

随后，我坐在炉前的一块铁板前，像做馒头一样，使劲把一大块白泥团揉匀，做成几十只前尖后粗，呈宝塔型的泥塞头，供开炉后放铁水时，堵住铁水口所用。

这是整个中班过程中，我最轻松的活儿。我悠闲地坐在铁凳上做着泥塞头，一边吹着排风扇吹来的风，一边与来往的工友们打着招呼。

这时上班前的害怕消失了，在与一千多度铁水“搏斗”的前夕，我轻快地哼起了小曲，漫无边际地向车间四处望去，围着冲天炉四周所谓的造型车间，用黑砂做成的模型，一列列排在那儿，排满了整个空间，等待着铁水的浇铸。

车间的甬道上，大炉组老胡高高的焦炭车正缓缓地拉过，他

敞开着胸，脖间围着毛巾，脸颊上淌着豆大的汗珠，不时用手撩起毛巾去擦。

焦炭车后面，那个专用于24磅榔头砸铁的、长着两只龅牙的老虎头，赤着膊，汗水顺着他的光脊背直往下淌。只见他人前倾着，正咬着牙，将一车沉重的条头铁，使劲向前拉着。

透过车间大门，我那位不识字却极聪明、一身技艺，现为大炉组长的师傅，正开着铲车，在路上开来驶去。

不一会儿，浇注组长阴着脸来到炉前。前天班上，一只小坨包漏铁水，差点造成工伤事故。他逐一检查了已烘干的十几只小坨包，又把吊在轨道上的大铁水包也看了一遍。

化验室的徐技术员急匆匆过来，告之我昨日铁水取样的矽锰含量超标，要赶紧调整。说着把一份矽锰减量的单子给我。我赶忙去马达间，拖出小磅秤，把原来称好备用的矽锰“废”了，又重新称了几十份，用畚箕一只只分好叠起来。

工作间歇，躺在马达间肮脏的草包上休息，透过屋顶漏洞望着天空，那是我工作以后，在上班时，最适意的享受。

时间已快到三点了，造型车间看过去一片空旷，几缕斜阳从车间顶棚的缝隙中射下来，照在黑色型砂的层面上，显得格外明亮。

浇注组的师傅们已上班到场，他们或在清理模型周边的杂物，或在给运行铁水吊包的轨道抹油，或在挑拿在手里顺手的小坨包。

不一会儿，只见我师傅开着铲车急驰进来，猛地停下后，直奔冲天炉旁高喊：“开炉啦！”旋即冲进马达间，猛地合上鼓风机电闸，瞬间一股鼓风机马达轰鸣声拔地而起，冲天炉四周，一股烟雾旋转着，向屋顶直冲而去。

我似听到了冲锋号，利索地把泥塞头装上泥枪，扒去出铁槽里的木炭，把当天刚打好的铲刀搁在前炉旁，又调了下炉前鼓风机的位置，然后静静地坐在炉前的铁架上，瞧着前炉观察孔里的火焰，紧张地等待着铁水出炉。

闷热中，感觉到，工作衣的后背已形成了个硬壳，不时触碰着我的背脊。我想，上面肯定已是白花花一片，几个小时后，这片白色会更大、更显现。

此刻，整个车间已在热浪包围中，每个空间都充溢着热量。我却已感觉不到热了。

我知道，顷刻间，那飞腾的红色铁流将奔涌而出，一场人与铁、肉与火的较量即将开场。

生活故事

尬，亦有趣

■陈茂生文

每到夏季，溽热难挡。

在黏糊糊的热风中体感总不舒服。晚上推门外出投放垃圾，扑面而来的空气仿佛被烘烤过一般。但小区门口有老人一样如常围坐一起，谈笑风生纵论四海，而且个个都是该穿的都穿，俨如当年车间里“小组会”那样的正规，令人好生佩服。沿小区走了一圈就有点汗流浹背了，身边拂过的晚风才有了一点凉意，正所谓：华灯绽放时，人夜轻微凉。

“乘风凉”是申城市井的传统度夏方式，百多年前出版的《清嘉录》就记载了“乘风凉”的情景。说是砾石流金时，只能借乘凉行乐。乘凉地点或泊舟湖上桥洞，或借佛堂道观水窗冰榭或在庭院天井，以斗牌、斗曲、弹唱、说书之类“行乐”，当然可能仅限官宦雅士人家，一般普通家庭就简约直接流俗得多。

丰子恺先生是画“乘风凉”的专业画家了，尤其那幅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”，画面中仅一张方桌两张藤椅一个方凳三个杯子及空中一弯明月。满纸静谧的意境中似乎隐约还有乘凉人渐远的“沙沙”脚步声，只需一声唤又可踱步而来。以后读到陆游的《苦热》诗，更感觉写的就是石库门的夏天之尬，“万瓦鳞鳞若火龙，日车不动汗珠融。无因羽翮氛埃外，坐觉蒸炊釜甑中。”屋上一鳞一鳞的房瓦，热得好像是条条火龙，没法像鸟儿那样逃离酷热的人们，只能干坐在蒸锅中汗珠潏潏地忍在难捱的酷热。陆大诗人笔下留情，没写更固的遭遇，“嗡嗡”的蚊子集团冲锋，左扇右拍不忙乎，却总是屡屡中招，一夜痛痒也是难挡的尴尬。

尬，亦有趣。以前住房逼仄，不少上海人家要到“给水站”提水度日，夏天生活尤为不易。有些男孩干脆身着寸缕蹲在那里的水龙头下“沐浴”，乐呵呵的，为尬趣之一。赤日炎炎，别无良策只能脱衣散热，在北方唤作“膀爷”，在老上海有市井雅号“赤膊大仙”，虽然不雅但为众人接受，因为现实胜过情怀。如今想起更觉得有点“赤条条来去无牵挂”的无羁，“暑天无君子”，为尬趣之二。

高温天难安眠，每至黄昏，各家各户的竹榻、躺椅、木板在弄堂里头尾相衔，几成一个大统铺，男女老少长依次而卧，鼾声起伏坦然入梦；“凉鞋薰风，或坐或卧，听邻老谈因果报应事。三鼓归卧，周体清凉”，为尬趣之三。

冯骥才先生的小说《苦夏》里有这么一句话：“苦夏——它不是无尽的暑热的折磨，而是我们顶着毒日头默默又坚韧的苦斗的本身。”令人感同身受，为承接夏日之威，从古迄今人们想了很多办法，但大多只是束手无措的“尬”，夏天的“苦斗”即是“尬斗”，无可奈何也有趣味和幽默。有农村经历的会说：明年的口粮就靠今天的太阳，晒结实晒香了，这点困、这点尬，算什么！

如今“家有空调，心里不慌”，摁几下按钮便可在人工凉风中安然熟睡。一时偶尔无眠，与后辈讲讲当年三伏天露宿弄堂的恣意不羁，颇有“新上海经”的感叹。“风凉”依然要“乘”，没有“赤膊大仙”、没有蒲扇哗哗，没人矜持地拎着在井里浸泡过的西瓜，不那么经典和原汁原味了，但风俗还留存。

文苑投稿邮箱：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